

## 從明末清初江南出版業看《水滸傳》版本問題

荒木達雄

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

漢學研究中心獎助訪問學人

本文就來歷不明而曾經引起爭論的《水滸傳》版本「天都外臣序本」，從文本和出版文化之兩方面加以分析進而試圖闡明其在《水滸傳》版本傳承史上的位置。

「天都外臣序本」是現藏於北京·國家圖書館(舊稱北京圖書館)的一百卷一百回本《水滸傳》。1950年代後半至1980年代學者對此版本議論紛紛。有些人主張此即為沈德符所說的「天都外臣序本」，並認為是現存一百回本《水滸傳》中最早的完本。對此，也有些人卻否認是「天都外臣序本」，並認為不過是清代書肆模仿明代版本做的。

無論此版本的封面、序文、文本，都看不到刊行者信息。該書中夾有一些版心下方刻有「石渠閣補」或「康熙五年/石渠閣補」字樣的版木。因此，依照這個有關該書出版的唯一線索來稱此本為「石渠閣補刻本」，似較為合理。

我的演講不討論敘文的真偽問題，採取其他途徑討論此版本的性質。

一是文本比對法。我將石渠閣補刻本與容與堂刻「李卓吾先生批評忠義水滸傳」一百卷一百回、「忠義水滸傳」二十卷一百回殘卷兩部做了部分文本之比對。就其文本而言，此三者幾乎一致，屬於同一個版本系統無誤。不過，三者之間的確存在一些文字增減、替換現象。經過再進一步分析這些差異，得知石渠閣補刻本文本具有其他兩者文本中間性特徵，而石渠閣補刊本很有可能保留早已失散的早期版本的部分文本。很可能與已經散佚的容與堂本之原刻本有密切關聯。可是，只有文本特徵尚不足證明石渠閣補刊本底本是比容與堂刻本還早的刊本，也不能闡明補刻部分的文本是否保持其原版。

第二種方法以明末清初出版業研究角度切入。我們從「康熙五年石渠閣補刻」字樣得知其原版應當為康熙五年以前所刊刻的。能夠找出自「水滸傳」版本問世的明代後期至清朝康熙年間名叫石渠閣的書肆所印行的古籍版本，就對書肆石渠閣的理解會有很大幫助。

經過調閱圖書館藏書，我已發現明末清初版本中的確有具備「石渠閣補刻」標示的版本。從這種標示入手，選出一些很可能與「補刻水滸傳的石渠閣」同一家書肆所印行的一些書籍。由此可以確定如下資訊：明末清初江蘇句容蔣氏確有名叫石渠閣的書房或書肆；最晚明末天啟年間已有蔣氏石渠閣存在。石渠閣此時是否已成為書肆經銷不得而知，亦無法確定康熙以後活動之有無。最晚在明末崇禎年間就有蔣式自家編纂的書籍；明朝天啟年間，石渠閣主人蔣時機參與南京文藝交流圈，因而與南京的出版人、文人聯合編纂並出版書籍。清初有名叫蔣先庚的人，也以撰寫、編輯、校訂、增補、註釋、序跋等多樣身份積極參與石渠閣的出版事業，唯他是否石渠閣主人卻不明確。蔣時機、蔣先庚兩人可以說是明代「山人」之一分子，康熙年間書肆主人則為蔣雲華。由此得知，石渠閣無疑是由幾代姓蔣的人繼承下來的書房；雖然後來出版不少自家編寫的書籍，但購得該書肆曾出版的書籍的板木，加以重印出版，始終是其出版活動中的重要部分。此時，若有需要將部分板木修補或重刻而插進原版的情況。原版大多是明萬曆年間的暢銷書。筆者認為不少板木極可能是透過萬曆天啟年間曾有交流的南京文人圈的人際關係得來的。「水滸傳」也可能是其中之一部。

很遺憾的是，筆者尚未能找出還沒經過石渠閣補刻的原本可與石渠閣所補刻的文本對照。不過，透過現在能看到的石渠閣補刻本的版本模樣，筆者認為基本上可以相信石渠閣的補刻沒有大幅度竄改原版文本。

總結如上狀況，筆者認為，石渠閣補刻本《水滸傳》是從以明末南京為中心的出版人交流中所得來的明末（筆者認為可能是萬曆年間）板木加以補修而成的。其補刻基本上保持原版的文字。此狀況亦與從文本比對所得出的結論吻合。

## 主講人簡介：

荒木達雄（ARAKI Tatsuo），日本籍，現為日本東京大學日本東京大學研究生院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候選人。荒木先生主要研究領域為《水滸傳》，曾發表「容與堂本《水滸傳》中的『義』——將明代文學作品中的『義』納入考慮」等論文。荒木先生先於2014年獲得漢學研究中心獎助，之後得到今（2015）年度外交部「臺灣獎助金」獎助，來臺灣研究主題為「《水滸傳》成書過程考」。